

文学课堂的悄然转身——新时代文化思想的课堂实践

郭刚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24

DOI: 10.61369/RTED.2026070027

摘 要 : 新时代文化思想下大学文学课堂实现了从“术”到“道”的转型。教学应超越单纯文本分析,以唤醒学生的文化主体性,并在经典细读中自然落实“第二个结合”。同时,借助数字技术赋能与“行走的课堂”,让文化传承在沉浸体验与社会实践里“活”起来。最终,呼吁文学教师立志做文明赓续的“大先生”,以深厚学养与仁爱之心润物无声,为培养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关 键 词 : 新时代文化思想; 文学教学; 主体性

The Quiet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ture Classrooms — Classroom Practice of Cultural Thought in the New Era

Guo Gang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Abstract : Under the cultural ideology of the new era, university literature classrooms have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focusing on "skills" to embracing "philosophy." Teaching should transcend mere textual analysis to awaken students'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naturally implement the "second integration"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classics. Meanwhile, leveraging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dopting a "walking classroom" approach can bring cultural heritage to life through immersive experiences and social practice. Ultimately, literature teachers are urged to aspire to become "great mentors" who perpetuate civilization, nurturing students silently with profound knowledge and benevolence,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cultivation of a new generation with a strong sens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Keywords : cultural ideology in the new era; literature teaching; subjectivity

近年来,在大学的文学课堂中正在发生着细微但持续且深刻的变化。老师讲杜少陵名作《春望》时,不再过多释读“感时花溅泪”这样的拟人手法,而是追问:是何等样的文明,让困居长安的诗人目睹了国破家亡的凄凉后,还能写出“国破山河在”这样的句子?讲《红楼梦》时,讨论的重心不再局限于宝黛钗的三角爱情悲剧,是转而体会一个古老文明在盛极而衰之际的文化自省为何如此悲凉。

诸如此类变化,其实在新时代文化思想指导下,特别是其中文化自信、“第二个结合”、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等一系列的重大论断,推动着高校文学课呈现出共同的走势:文学经典教学正在经历一场从“术”到“道”、从文本分析到文脉传承的深层转向。文学课堂亦被赋予了新使命,课堂不仅是语言艺术的学习之地与鉴赏之所,更是文化主体性的觉醒地,是中华文明基因的传承场^[1]。

文学经典的教学,是民族文化的基因的传承。从《诗经》风雅颂的现实主义精神到鲁迅的批判锋芒,千年文脉所积淀的,是民族的精神密码。当我们将新时代文化思想融入教学,文学经典便不再只是书架上静默的尘封的文本,而是化为学生理解中国、坚定自信、家国认同的源头活水^[2]。

一、从知识传授走向文化主体性唤醒

传统的文学经典教学,长期存在两种值得反思的倾向:一是将中国作品当作印证西方文论的工具,用“俄狄浦斯情结”解读《雷雨》,用“陌生化”理论套用唐诗;二是将经典封存在“审美自律”的象牙塔里,与民族命运、文明进程割裂开来。这两种倾向的共同症结,在于忽略了文学经典最本质的品格——它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审美凝结。

新时代文化思想中“文化主体性”的提出,恰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钥匙。融入这一理念,意味着教学重心的根本位移:我们不再只是教会学生“如何读”,更要引导他们思考“我们是谁”。

从“西方理论注脚”走向“中国文论自觉”。讲授《文心雕龙》,以往可能只做知识性介绍,如今更应引导学生体认刘勰“原道”“宗经”背后的文明意识,理解中国文论独特的“风骨”“神思”范畴,是如何用民族的语言言说民族的审美经验^[3]。这不是拒

斥西方理论，而是先立乎其大，让学生明白中国文学自有其言说世界的方式。

从“审美自律”走向“文明赓续”。讲陶渊明，不仅赏析“采菊东篱下”的冲淡之美，更要点出“不为五斗米折腰”所彰显的士人品格与气节，那是一种士人的自觉选择。这种人格力量，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延续至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构成中华文明“脊梁”精神的一条红线。当学生意识到自己正在接续这条红线时，经典阅读便从审美活动升华为文化身份的确认。

从“独白式赏析”走向“对话式传承”。文化主体性的确立，绝非复古守旧，而是让当代人带着今天的问题意识与古人对话。讲《论语》，不妨追问：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金律，在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中能贡献什么？当学生意识到自己正是这场跨越千年对话的参与者，经典便活了起来，文化主体性也便在他们心中悄然生根。

二、在文本细读中落实“第二个结合”

如果说文化主体性是目标与方向，那么“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融入教学的方法论路径。文学经典作为传统文化最鲜活的载体，正是让学生体悟“第二个结合”的绝佳场域。这种结合不是硬贴标签，而是如盐溶于水，在文本细读中自然呈现。

于“情理交织”中体认中国精神。讲杜甫，是极好的教学案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尖锐对比，以往多从阶级矛盾的角度解读。这固然不错，但若更能进一步，引导学生看到：杜甫的批判锋芒，恰恰源于“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切民本情怀^[4]。从《尚书》“民惟邦本”到孟子“民贵君轻”，再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一脉民本传统穿越千年^[5]。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与中华文化悠久的民本思想，在这里不是相互排斥，而是深度契合。当学生读出这一层，便真切触摸到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脉动^[6]。

于“雅俗张力”中理解守正创新。《红楼梦》的教学，可以成为一个阐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精彩案例。曹雪芹的伟大，正在于他对传统文化既有深情眷恋，又有清醒反思。大观园里的诗词雅集，无疑体现了古典文化之美的极致；但宝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的宣言，又是对“男尊女卑”传统的激烈叛逆。讲解时，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曹雪芹恰恰是在深浸传统之后，才获得了超越传统的视野。这对于我们今天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不正是深刻启示吗？守正不是泥古，创新不是断裂，而是在充分理解基础上进行扬弃与转化。

于“山川风物”中厚植文化自信。沈从文的《边城》，常被当作牧歌式的乡土小说来教。若融入文化思想的视野，便可开掘出更深的意蕴。茶峒渡口的翠翠、白塔、溪水，不只是湘西风物的写实，更是中国人“天人合一”宇宙观的文学呈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文化密码之一。讲到此，不妨勾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学生意识到：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非仅源自应对环境危机的现

实需要，更有中华文明“道法自然”的文化根脉。这种古今贯通的理解，远比孤立宣讲“文化自信”更入脑入心。

于“文明互鉴”中彰显中国气派与爱国赤诚。鲁迅的教学，尤其适合展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主体性，更是阐释爱国精神的绝佳范本。鲁迅早年东渡日本学医，初衷是救治像父亲一样被庸医耽误的病人，以强健的体魄报效国家。然而，在仙台医专那堂著名的幻灯片课上，当看到同胞在日俄战争中麻木地围观同类被处决时，他深受刺痛，毅然做出了“弃医从文”的人生抉择。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一刻的觉醒，标志着鲁迅的爱国情怀从朴素的“实业救国”升华为深刻的“精神立人”。他不再执着于医治肉体，而是拿起了笔作为投枪与匕首，致力于解剖国民劣根性，唤醒沉睡的民族灵魂。无论是《狂人日记》中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愤怒控诉，还是那句震撼古今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其内核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沉而炽热的爱。在教学中，我们不仅要让学生看到鲁迅受尼采、果戈理等西方作家影响的痕迹，更要引导他们体悟：鲁迅消化了外来影响，铸就的却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剖析，发出的是彻彻底底的中国声音。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种“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气魄，以及为了民族觉醒不惜燃烧生命的牺牲精神，正是文化自信的高阶形态，也是当代青年最应汲取的精神钙质。

三、师者的“盐溶于水”与学生的文化自觉

理念与方法的最终落点，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在将文化思想融入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如何避免生硬灌输，实现润物无声？学生又如何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认同？

教师的关键在于“化”。最好的思政融入，不是额外加上一段“升华总结”，而是把价值观渗透在文本解读的全过程。讲李白的《将进酒》，不必在结尾刻意拔高“这是盛唐气象的体现”，而是在品味“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浑、“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时，让学生自然感受到：什么样的文明，才能孕育出如此豪迈不羁的灵魂。这种感受，比任何说教都更能建立文化自豪感。

教学的核心在于“问”。好的问题比现成的答案更有力量。讲屈原，不妨抛出一个看似宏大的问题：“为什么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要年复一年地纪念一位‘政治上的失败者’？”引导学生从《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找到答案：纪念的不是成败，而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品格。这种品格，已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学生经由自己的思考得出结论，远比背诵标准答案来得深刻^[7]。

效果的关键在于“悟”。融入的最终成效，应体现在学生文化自觉的觉醒。当学生读完《诗经·七月》，能感慨“原来古人的劳作如此艰辛又充满诗意，我们的民族真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当学生读完苏轼的《定风波》，能体会到“一蓑烟雨任平生”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历经磨难后的豁达——他们便已在精神上与先贤建立起纽带。日后无论走到哪里，这份文化认同都将成

为他们身份的锚点。

四、让经典的灯火照亮前行的路

龚自珍曾说：“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反之亦然。欲强其国，必先立其文。大学文学经典教学的使命，说到底，就是在青年心中重建中华文明的记忆谱系，让他们在喧哗的时代里找到文化的定力。

新时代文化思想为这一使命提供了思想指引。它提醒我们：经典教学不只是教授过去，更是为了观照现在、启迪未来。当学生从《诗经》中读出先民质朴的劳动之美，从屈原辞赋中感受人格之伟，从唐诗宋词中领略气象之阔，从《红楼梦》中体验文明之思，他们便切切实实地站在了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上。这是知识教育，更是灵魂涵养。

“以文化人”，是中国教育自古追求的境界。当文学经典教学深度融入新时代文化思想，那间看似寻常的教室，便成了一座精神熔炉。在这里，古老的文字被激活，文明的血脉在延续，而青年一代的文化自信，也在潜移默化中铸就^[8]。走出课堂的学生，或许会忘记某个具体的文学术语，但他们读过的每一首杜诗、每一篇鲁迅杂文，终将化为他们理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在底气。这便是“以文化人”的真义，也是文学经典教学在这个时代能做出的最深沉贡献。

五、做文明赓续的摆渡人

在这场从“术”到“道”的深刻变革中，最终的落脚点始终是人。文学教育的深层变革，归根结底取决于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当文学课堂被赋予了赓续文脉、唤醒主体的重任，新时代的文学教师便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知识的搬运工或文本的分析

者，而应立志成为点亮学生生命灯火的“大先生”^[9]。在此，对广大文学教育工作者提出几点共勉的建议：

首先，以阅读涵养底气，做中华文脉的虔诚守护者。“教师的阅读视野，决定学生的精神疆界。”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不仅要有一桶水，更要有生生不息的文化长河。建议教师们走出教材的局限，沉潜于中华优秀经典之中，开展深度的“啃读”与“研读”。只有当我们自己对《诗经》的风雅、楚辞的浪漫、唐宋的气象有着切肤的生命体验时，才能在课堂上将那些静默的文字转化为鲜活的精神力量，用自身的阅读厚度去涵养学生的精神高度。

其次，以躬耕践行育人，做知行合一的生动教科书。文学不仅是纸面上的修辞，更是脚下的道路。教师在讲授家国情怀、士人气节时，自身首先要成为这些美好品格的践行者。我们要打破校园的围墙，将文学教学与社会生活、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引导学生在“读万卷书”的同时“行万里路”。无论是带领学生寻访红色足迹，还是感悟乡村振兴的脉搏，都要让文学从书本走向大地，让学生在触摸时代的体温中，真正理解什么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10]。

最后，以仁爱润泽心灵，做学生成长的燃灯者与引路人。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在传授知识之外，教师更应关注学生生命的成长逻辑。我们要像于漪老师那样，“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怀揣着对教育的敬畏与对学生的深爱，不仅做经师，更为人师。要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用平等的对话代替居高临下的说教，用真诚的关怀化解他们成长中的迷茫，真正成为学生信赖的“燃灯者”，照亮他们前行的征途。

“师者如炬，微以致远。”在这场从“术”到“道”的教学变革实践中，希望每位教师都能心怀国之大者，手握文化薪火，在三尺讲台上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文明的育人华章。

参考文献

- [1] 汪麟,冉鑫.高校文化育人专题教学:教学研究与分析[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
- [2] 周云,陈瑞芳.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实践逻辑与价值取向探究[J].时代报告,2025,(12):78-80.
- [3] 张慧伦.从“问题链”到“思维链”:文学课堂的深度建构与实践创新[J].中国教工,2025,(7):39-40.
- [4] 孙艳萍.阐释学循环与文学课堂的引导艺术[J].山东外语教学,2025,46(3):90-99.
- [5] 李鹏.“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23(4):60-64.
- [6] 刘一晓.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优化策略研究[J].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2023,(12):13-15.
- [7] 李伟.有声听读与高职文学课堂的协同创新初探[J].大视野,2023,(4):74-78.
- [8] 刘利.钻研文本落地要素努力构建文学课堂[J].新课程,2023,(10):55-60.
- [9] 吴海超,王小莉.外国文学课堂教学中情景互动式的运用思考[J].新教育,2023,(4):32-34.
- [10] 贾骥.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路径研究[N].重庆科技报,2025-09-09(007).